續禮記集說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夏小正初昏南門見時有養夜織女正北鄉則旦日在尾淮南子作招搖指亥

高氏誘曰尾東方宿燕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孟東夏正建亥之月尾在寅析木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亥唐作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今立冬日在氐二小雪房初

爾雅曰十月爲陽六陰坤卦嫌于無陽故以陽名之析木之次亥與寅合也

其日壬癸淮南子上有其位北方

張氏虙曰壬癸屬冬以冬盛德在水也

任氏啟運曰淮上有其位北方唐有其性智其事聽

爾雅曰歲在壬曰玄黓癸曰昭陽月在壬曰終癸曰極壬任也癸揆也是時日行牽牛月從黑道陰始任事而物以終終始之際尤所宜慎必揆其事之終以爲後事之始也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張氏虙曰漢魏相傳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而司冬顓之言專也陰盛則靜而專頊之言正也冬氣升而其位正故帝曰顓頊春爲蒼天知冬爲玄南爲明方知北爲冥故神曰玄冥

彭氏廉夫曰水北方玄深而冥昧故取爲神之名主冬而位北

姜氏兆錫曰顓頊水德之君高陽氏也玄冥水官少皞氏之二子曰修曰熙左傳修及熙遞爲玄冥是也

其蟲介

戴氏德曰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

高氏誘曰象冬固閉皮漫胡也

朱氏申曰冬則後而智介蟲屬焉以其性辨也

吳氏澄曰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

盧氏翰曰北方玄武七宿水屬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

姜氏兆錫曰介甲也蜃蛤之類曰介蟲水之屬

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

國語曰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孟氏康曰應無射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

高氏誘曰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應鍾
漢志曰羽聚也聚藏萬物而宇覆之曰應鍾者陰氣
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班氏固曰萬物應陽而動下藏鍾聚也
韋氏昭曰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陰應
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程度庶
品皆使應其禮復其性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太史公云羽動
腎而和正智聞羽聲使人整齊而好禮　又曰應鍾
長四寸六分六釐

王氏喬桂曰應鍾長四寸八分自無射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五音羽爲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
分寸之二十六者水之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
鹹朽皆水屬受惡穢故氣朽腐也
其祀行祭先腎
高氏誘曰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一作井水
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先腎行屬水自用其藏也
張氏虙曰凡有功於人則祀之冬與夏爲對人之生
不存家則在路𩔖頼其養於家行資其庇於路其祀
於冬者役車其休之時也

朱氏申曰行者人之所以往冬則陽復而陰往也祭先腎不取相勝者以陰靜而物辨也

張氏慮曰腎當作心水所勝也

姚氏際恆曰行謂道路往來之處冬時祀此殊無義亦可見配合之强矣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按下云盛德在水又仲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是方祈祀之不暇反辟除之乎謬矣又因檀弓有毁宗躐行遂以爲行在廟門外之西及祀之於軷上亦鑿矣淮南子時則訓冬祀井故陳用之以行字爲井字解然觀仲冬命有司祀

井泉則此處必非井井字也郝仲輿曰謂行即井古者

井間有道道間有溝故曰井按道亦謂之井者以井

田阡陌之道得名非泉井之井也解者以行爲泉井

之井不過合冬時水之所有事耳如郝說不仍是行

乎

姜氏兆錫曰行以通往來冬貞元之交往來之義故

祀行也　蔡邕曰祀行在廟門外之西北面設主於

軷上

任氏啟運曰按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牛卿大夫

羊又云戶羊竈雞門犬井豕中霤豚或曰天子諸侯

中霤用牛大夫士豚井皆以魚鄭謂凡祭五祀皆特牲愚謂五祀不重于社稷諸侯社稷少牢無五祀以牛之理當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適士二祀門以犬行以豕庶士庶人立一祀竈以雞井以魚可也鄭以天子諸侯五祀有主無尸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亦無主愚謂主當皆有之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雉入大水夏小正作玄雉入於淮唐作野雞入於淮

高氏誘曰傳曰雉入於淮爲蜃虹陰陽之交氣是月陰壯故不見

張氏虙曰水冰地凍皆氣凝也雉之爲蜃雉不自知由得水而然也虹天地之淫氣見於春乘陽也藏於冬伏陰也

朱氏申曰陰陽極乎辨故虹不見

陳氏澔曰虹非有質而曰藏者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大蛤曰蜃晉語呂紀韋註高註皆無異說獨陳可大以爲蛟屬引晉張華識蛇化爲雉以證不知蛇化爲雉何以證雉化爲蛟又按晉語趙簡子曰雀入於海曰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据文義爲蜃蛤一類故下推廣爲語曰黿

鼉魚鼈莫不能化化若果蛤爲蛟屬蛟卽鼉之屬矣何必推廣爲說乎

姜氏兆錫曰此記亥月之候雉鳥名大蛤曰蜃雉爲蜃猶雀爲蛤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亦其類與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也

任氏啟運曰大水夏小正作玄雉入于淮唐作野雞入于淮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呂氏春秋作宏以弇淮南子有北宮御女擊磬石其兵鍛

高氏誘曰玄堂向北堂左个西頭室也玄黑皆順水色也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

張氏虙曰冬爲玄英故取以名冬所居此當亥上十月位也寒氣不可過故食火穀以減之寒氣不可抑故食當方之牲以存之

姜氏兆錫曰玄堂左个謂北堂之西偏鐵驪驪馬鐵色也深爲黑淺爲元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任氏啟運曰元路鄭云今月令作軫路軫當作袗淮有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閎以奄呂作宏以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高氏誘曰迎冬於北六里之郊水氣用事其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

朱氏申曰賞君帥武人所賞者猶賞賞死事而恤其孤寡所賞者爲多蓋秋爲少陰而冬爲重陰故也

張氏虙曰念死事之人慮其孤寡不得所養從而賞之順時之政於是爲至

姜氏兆錫曰迎冬北郊祭顓頊玄冥也死事謂爲國

事而死者孤寡謂其妻子也

任氏啟運曰死事為國事而死者之子孫孤寡通一國之窮民因陰氣之盛故恤死窮之民也鄭謂孤寡死事者之妻子恐未該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考城曰句占兆句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筴初革反又呂氏春秋作命大卜禱祠龜筴審卦兆以察吉凶于時有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

高氏誘曰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筴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

卦以知吉凶於是有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者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强匿者

孔氏頴達曰非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繇文易六十四卦有吉有凶故曰卦吉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自上掩之蔽從旁蔽之

張氏虙曰阿黨之察亦係之太史者如董孤趙盾之書南史崔杼之書其阿黨之罪毫無掩蔽也

吳氏澄曰兆謂龜所坼之兆卦謂筮所得之卦旣命

太史釁其龜筴乃以龜卜之觀卜之所遇爲何兆以筴筮之觀筮之値爲何卦於是推占其兆測審其卦以定吉凶何如也

黄氏啟蒙曰王者預明卜筮之事孟冬萬實告成乃登龜入筮之時太史掌卜筮者故命之首句備卜筮之物下二句明卜筮之理皆是預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單承卦言然兆內亦有此意占審二字重看筮龜取數者也數根于理理不在玄遠而在人心必要明理之人以占審之庶心上之理明自與鬼神合幾若無理則造幾不出矣　又曰王者以至公之心用

刑而獄吏未必必王者之心心豈無阿曲而偏黨者乎故必正之使不輕重其等察之使不上下其心則罰麗于事直者固得以自白曲者亦不得以自文無有掩蔽不明矣

姚氏際恆曰鄭氏執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爲上春建寅之月秦以十月建亥爲正欲以歲首釁龜按月令竝非以建亥爲歲首說見下　呂紀作察阿上亂法者則逐之無有掩蔽是則罪乃絕句也

陸氏奎勳曰釁龜句絕鄭註以釁龜筴爲句釁龜周禮有之豈有著草而塗以血者耶孔疏并塗及龜之

餘文尤謬

姜氏兆錫曰釁塗也古者器成殺牲取血以釁一以弭鮮隙一以禳災祥而龜甲與蓍筴亦用之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以待卜審卦者審易書之象以待筮凡以豫明其理而應事也是猶正也謂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犯罪者不至掩蔽曲直也是察阿黨乃命戒之詞而不言所命之人文義未完疑有脫誤

方氏苞曰周官司寇之屬所以求獄訟之情者至詳至悉矣而無一語及官司之枉法者蓋道教彰明忠

質之風未遠也不數世而呂刑之命遂列五過之疵世教之難持人心之可畏如此凡罪有掩蔽皆由有司之阿黨阿者或怵迫於威權或承迎長吏卽呂刑所謂惟官也黨者挾私偏徇所謂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總于是矣故是察不可廢然使能守周公之舊典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分掌之獄訟司寇聽斷於外朝羣士司刑咸在各獻其議以麗其法而又詢之羣臣詢之羣吏詢之萬民則阿黨者皆知公道難違人言可畏而姦心自不蘊矣

任氏啟運曰鄭云舉下令有祠衍呂作命太史禱祀

龜筴審卦兆以察吉凶于時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淮南作命太史祝禱祀龜筴占審卦兆以察吉凶而是節上有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則誤分而緣節之唐分命太史下屬孟春則以為秦正故阿黨下仍孟冬又緣淮南而分之也

齊氏召南曰龜可釁蓍草不用釁也注似鑿

是月也天子始裘夏小正王始裘在九月

高氏誘曰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

張氏虙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季

秋獻功裘至此天子始服之以順時爲重也

姜氏兆錫曰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乃衣之也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王始裘在九月唐下有是月也

祭地祇於北郊命有司祭司寒命有司祭司中司命

司民司祿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高氏誘曰天地閉冰霜栗烈以成冬也

陳氏澔曰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張氏虙曰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

言閉塞和同之時天下皆知春之爲春不必詔告也

閉塞之時天下雖知之而或有不謹則無以爲藏節無以爲發故特命有司人苟知閉藏之義則事事物物皆不敢肆矣

黄氏啟蒙曰上一節是天時下一節是人事命之如此所以謹人事而順天時也

姚氏際恒曰自此下三節亦皆命辭所以詳其事也

姜氏兆錫曰上下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矣按此條文義亦未完斷無所命之詞單舉氣候而不及政令之理疑節末脫前是察阿黨二句蓋是察乃以導鬱塞也學者詳之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黃氏啟蒙曰王者因時而行閉藏之政謹蓋藏令致謹于公儲也循行二句令悉斂于私家也無有不斂句止承有司邊

任氏啟運曰司徒陳誤作有司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鍵其輦反蹊音奚

高氏誘曰要塞所以固國關梁所以通途塞絕蹊徑爲其敗田

何氏子季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

將關門以內孔中者

陸氏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修鍵閉而管鑰不慎固封疆而邊竟不備完要塞而關梁不謹蹊徑不塞猶無益也故辭遞進而加詳

朱氏申曰城郭既補矣又坏之謹之至也門閭出入或有不虞故言戒管鑰猶今門鎖不容有僞故言慎封疆限於內故言固邊竟接於外故言備邊必有竟塞必有要不可虧故言完關以禦暴梁以濟險不可慢故言謹蹊徑非人所由不可以通故言塞凡此皆以順時之閉塞也鍵閉猶今門鐶不能無壞故言脩

黄氏啟蒙曰王者修德之事人但知正身愛物爲修德而不知思患預防使國家寔受安寧之福正是修德中要務立國之根本　又曰坏城郭䆒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鑰不愼無益也坏城郭而戒門閭修鍵閉而愼管鑰則嚴扃于畿內者至矣固封疆而邊竟不備要塞不完無益也謹關梁而蹊徑不塞無益也固之而有備有完謹之而有塞則愼守于斥堠者至矣蹊徑是邊梁關要中或有旁蹊曲徑可由以潛達者故加閉塞在固備完謹之下往野獸往來之路謂蹊徑之初乃野獸往來而成者塞之則不爲

野獸所通也

姚氏際恒曰何氏曰鍵是門閫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吳幼淸曰鍵閉二字何氏說得之管者鑠之牝籥者鑠之牡鄭氏誤以鍵閉爲鑠之牝牡遂別釋管鑰爲搏鍵器孔氏亦從其誤是以徒費辭而義愈不明愚按鍵字從金屬金爲之楗字從木屬木爲之皆所以爲關門止限之具何氏之說但是木鍵耳

姜氏兆錫曰坏者補其鈌壞也城郭守欲固故言坏門閭備欲嚴故言戒鎖須曰鍵鎖筒曰閉鎖匙曰管

篇或有破損故言修不可妄闕故言愼要塞謂要害之地也關梁猶言關津徯徑謂僻岐之跡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塋呂氏春秋作營棺槨下淮南子有衣衾字貴賤之等級淮南子作貴賤尊卑皆有等級

高氏誘曰紀數也棺槨衣衾尊者厚卑者薄營度也丘墳壟冢也貴者高大賤者卑小

朱氏申曰厚薄主禮言貴賤主人言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飭之

徐氏師曾曰厚施於貴非以美沒禮薄施於賤非以

薄爲道皆分所當然也

姚氏際恒曰瑩呂紀作營是

陸氏奎勳曰當於大小句絕瑩字依呂覽作營與上文審棺槨之厚薄相對

美氏兆錫曰飭喪紀者飭正喪之紀律若辨若審是也死者襲斂之衣數有多寡及生者親疏之服制有殺細故宜辨棺椁有厚薄瑩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及凡禮有厚薄之度數位有貴賤之等差故宜審也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飭焉馬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冠丘壟之厚孰不欲

致美以爲悅者然竆其欲而兼飾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究其性命之情矣故先王視其等而制爲禮以紀之使各臨其分而不敢踰也

任氏啟運曰塋呂作營宜從之淮南棺槨下有衣衾字末二句作貴賤尊卑皆有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黃氏震曰誠即功致者也不當即不功致者也

黃氏啟蒙曰工師于季春之月已因其作而戒之矣

至此造作已成功有可獻故命之效功爲效功何如祭器以成度程爲正諸器以去淫巧爲正然度程雖合淫巧雖去而功或不精亦非器之善也又必以功致爲上然何以考之於物成之時眾工自勒其名以考其合於法而精者爲成不合於法而粗者爲僞僞則無功所謂功有不當也必行其罪於不功致者窮其冒破之情作淫巧者窮其敝傷之情此效工之事也

姜氏兆錫曰工師者百工之長效功謂驗其功實也陳列也按按也諸器皆驗實獨陳祭器而校以法式

者尊祭器也此總命之也淫靡巧變也此戒其過也
功緻謂功力密緻也上猶善也此勉其不及也勒刻
誠實行治也每物勒名以察實而因治罪以窮情此
又深警之也
方氏苞曰不當者或不能密緻或傷於淫巧也
任氏啟運曰功致淮作堅緻
是月也大飲烝
高氏誘曰烝祖實謂有肴烝也
陳氏澔曰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
黃氏啟蒙曰歲功之成祖宗庇之而亦臣工相之冬

物既成故舉烝以祭宗廟因之大為會飲以撫羣臣則神之惠及于臣所以洽臣情也

萬氏斯大曰大飲者天子養國老庶老鄉國則偁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也是二事

顧氏炎武曰引詩萬壽無疆此鄭之誤

姚氏際恒曰此言烝祭也月令於季冬言嘗於此言烝四時之祭所見者二或作者錯舉為說不必備也鄭氏執豳風十月滌場之詩以為十月農功畢天子以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亡又引周禮黨正職為證按豳詩所言止謂農功

己畢小民尊君親上故躋堂稱觥以祝天子萬壽耳詩及序既無飲烝之說而月令又不涉豳詩一字何得妄援以相合耶其曰飲酒於大學者據毛傳也又曰以正齒位卽黨正職又豈天子與羣臣亦正齒位耶　又曰其禮亡可見其辭遁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也孫謂有牲體爲俎也疏曰按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又左傳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此大飲是王公大饗之禮當用

房烝牛體也

李氏光坡曰不著祠禴而言烝嘗且九月嘗十月烝于祭月又不合如註之解未有可以破除之也學者詳之

任氏啟運曰四時之祭不見月令且如陳說是因太飲而烝矣時祭無燕及饗臣者且九月嘗十月烝何居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盧氏植曰天宗六宗之神

高氏誘曰祈求也宗尊也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公後私之義也是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　又曰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黃氏啟蒙曰農事之修羣神祐之而實民力致之故歲終舉蜡祭報今歲之功以祈來年之始合羣神索饗也曰天宗至五祀或祈或割或臘皆是蜡祭祭畢乃縱民暢飲爲樂是謂勞農不興工動眾是謂休息

如是則神之惠及于民所以息民力也

萬氏斯大曰此秦國所行之禮不韋即著之以爲天子禮耳孔疏謂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按郊特牲言天子大蜡八不及此數者豈數者之祀反小而不得謂之大蜡乎必不然也所以於此月祈來年者秦初奉周正朔此月之次月即是來年故祈於此月此改建寅尙因之而未變耳　又曰臘祭在周爲蜡祭但郊特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而此言臘先祖五祀亦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月既烝則已祭先祖五祀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病數乎是月索饗萬物

即名蜡祭秦則直名之曰臘其祭之神亦異獨勞農
休息則同於周耳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按周禮黨
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
齒位此即指蜡祭而鄭於上大飲烝己引黨正職文
於此勞農休息句又引之故於天子祈年下不能再
引但曰周禮蜡祭此辭遁處也則其前後所引黨正
蜡祭事皆無一合可知又黨正飲酒在蜡之後今大
飲在蜡祭前孔氏乃爲之説曰天子諸侯羣臣大飲
在蜡祭之前其可笑如此此月令相傳作于不韋其紀

月悉用夏時竝非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也觀其於十月而曰祈來年則十月非歲首矣於十二月而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且又曰以待來歲之宜則十二月爲歲終矣按秦政二十六年始以十月爲歲首而不韋十二年已死其作月令正爲相之時故懸之國門莫敢易其一字則謂月令十月爲歲首其妄可知自鄭氏於季秋合諸侯之百縣下主建亥之說諸家誤從至今皆聾瞽相傳者也宋儒目左傳爲秦人所作舉宮之奇曰虞不臘矣爲證謂秦始用臘按史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始效中國爲之故曰初臘

是臘乃周制而秦因之也又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則秦正不名臘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故宮之奇有不臘之說周臘在十二月此叙於十月是皆建亥之月正本左傳乃反因月令以疑左傳乎宋儒坐不考如此秋既祀門此又云門閭既以五祀分配四時中央此又云臘五祀錯雜不一

姜氏兆錫曰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牲以祭謂之割祠公社卽大社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門閭謂其神也臘冬祭名勞猶命曰勞酒之勞謂因蜡而勞農燕樂也註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黨正屬民飲酒正

齒位是也疏曰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此祭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也又按雜記子貢觀蜡一國皆若狂蓋鄉飲酒禮初正齒位至無算爵之後則若狂矣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今考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愚按周固稱臘但其臘在丑月黨正索祭鬼神正指季冬建丑之月也而今行於孟冬建亥之月此眞秦人之書與

方氏苞曰祈來年不於歲終而於此月者陰極于此過此則一陽復生爲生育長養之始所謂天地盛德

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也

任氏啟運曰蜡臘皆祭名非月名也秦雖改亥正而臘以祭猶在此月故因名之臘勞呂作賚

齊氏召南曰祈來年即蜡籥章祈年歌豳雅祭蜡歌豳頌又似分說按此疏甚明以郊特牲証之則所云蜡也者索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此文之祈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是此文之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也又按蜡與息民相違而異本文臘先祖五祀當與下勞農以休息之句爲一

節此言息民也疏以注隔斷而分節耳詩檜風孔疏曰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甚明又按息民通謂之蜡則禮運與于蜡賓是也其事卽此文之臘先祖是息民亦稱蜡也若細別言之則異則郊特牲之說也卽此文之兩層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高氏誘曰習肄之也角猶試也

黃氏啟蒙曰孟冬講武以備仲冬大閱之事將帥提

起三事平看講者講明其道即坐作進退攻殺擊刺之法習者習熟其事如射有破的之法御有馳驅之節角則較其力之優劣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按月令仲冬無大閱之文安得以周禮强入之

姜氏兆錫曰註曰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也凡田之禮惟冬狩最備愚按周禮註曰仲冬大閱之禮其孟冬先命豫習於禮無文且非左氏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之義也考下月仲冬並無大閱之令豈有豫習者載爲令而正行大閱反不載其文之理又考仲冬之

令有筋死事一句文無首尾先儒以爲衍文而通考十二月之中文亦多脫札錯簡則此乃下月之令所錯無疑蓋此篇原名呂氏春秋本十餘萬言而漢儒刪集爲篇故其雜如此今以義推之庶政令以時與周禮春秋傳諸文皆合而兩月中之篇簡亦各完首尾矣餘詳仲冬

任氏啟運曰周禮仲春教振旅遂蒐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以享礿仲秋教治兵遂獮以祀祊仲冬教大閱遂狩以享烝今按月令仲春言社不蒐孟夏驅獸似苗季秋祭禽四方似祊皆非其月而亦不言苗

獨安見冬之大閱歟蓋秦以亥正故于戌月即大閱天子親之此但命將帥講武耳其制初不與周合也又古之講武以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此但言角力角秦俗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高氏誘曰虞官師長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稅斂重則民怨矣

張氏虙曰魚至冬而美故冬取魚民皆取魚故有水泉池澤之賦後世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守之嚴則征之嚴而民始失利矣月令戒其侵削取怨亦恐有司苛取以病民乎

朱氏申曰自此犯彼謂之侵減彼益此謂之削

黃氏震曰收其賦又禁其擅恐不若澤梁無禁之相安也

黃氏啟蒙曰孟冬水潦既降則水泉池澤之賦可以收矣然可收而不可盡故命水虞漁師收其賦而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所以然者蓋或侵削則利歸于官而害在于民怨在于君是為天子取怨于下不可長也敢有若此者則治其方命虐民之罪而必無赦

也

姜氏兆錫曰水虞漁師周禮澤虞廞人也水至冬涸故收其賦

周氏發曰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澤之賦者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天子收其賦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則其利與民公之所收者在官之稅耳

方氏苞曰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廞人凡廞征入于玉府曰入于玉府者明所征即角人羽人掌葛所徵齒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以當邦賦者而别無他賦也秦法

乃別收其賦而并及於水泉其以侵削取怨爲戒蓋由始立苛政故用此自塗飾耳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淮南子下有十月官司馬其樹檀

高氏誘曰春陽散越故冬不密而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布散也夏陽炎溫故盛冬不寒而蟄蟲復出於洪範恒燠之徵秋金令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鄰國來伐土地侵削於洪範恒寒之徵也

宋氏申曰凍閉不密以行東風解凍之令也地氣上泄以行地氣上騰之令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爲寅木之氣所泄行夏令爲巳火之氣所損行春令爲申金之氣所淫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司馬其樹檀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辟必亦反又日在斗淮南子作招搖指子

高氏誘曰斗北方宿吳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仲冬夏正建子之月斗在丑星紀之次

任氏啟運曰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日入而昴中

虞書所謂日短星昴是也秦莊襄元年差二十七度冬至日在牛三度而言斗者斗度廣牛度少仲冬交節猶在斗十四度姑約言之也漢元和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在斗十四度唐麟德在斗九度唐月令所言是也宋崇天在斗四度明大統在箕五度今時憲康熙甲子冬至日在箕三度今乾隆大雪日在尾二冬至箕一度矣大約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二千一百十七年而差一宮二萬五千四百十年有奇而差一周此歲差也餘月率以是推之 文曰淮作招搖指子唐作十一月之節日在箕

昏營室中曉軫中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

曉角中

爾雅曰十一月爲𤣥枵星紀之次子與丑合也東壁

北方水宿二星廣九度軫星南方水宿四星似張

廣十七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𤣥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

鍾

國語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漢志曰黄中色鍾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尚宫

五音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主色色尚黄五

色莫盛焉陽施種于黃泉孳生萬物為六氣先

班氏固曰鍾動也陽氣聚黃泉之下萬物萌動也

高氏誘曰鍾聚也陽氣聚於下陰氣聚於上萬物孳萌聚於黃泉之下也

朱子曰正黃鍾九寸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

韋氏昭曰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名黃者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林鍾坤初六陰之變也坤之始也故長六寸九六為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黃鍾子律長九寸

任氏啟運曰按司馬遷謂下生倍其實三其法即三分損一上生四其實三其法即三分益一陽律黃鍾太蔟姑洗下生陰蕤賓夷則無射上生陰陰律林鍾南呂應鍾上生陽大呂夾鍾下生陽仲呂亦當下生而上生者律終于十二以黃鍾始之以黃鍾終之也故上生者七下生者五又黃鍾有高宮有低宮高宮九寸低宮則三寸七分也舉高宮而低宮之損益可知舉黃鍾而他律之旋相爲宮者皆有高低可知

冰益壯地始圻鶡旦不鳴虎始交鶡戶割反

高氏誘曰始坼凍裂也鶡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

張氏虙曰寒氣增於地之上故冰益壯暖氣生於地之下故凍者坼

姜氏兆錫曰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張氏虙曰此當子上十一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玄堂太廟謂北堂之當太室者

飭死事

爲氏斯大曰呂氏春秋無此句

姚氏際恒曰此猶孟冬言飭喪紀之義前飭其紀此飭其事也葢冬爲收藏故言死喪之事鄭氏以爲飭軍士戰必有死志其意欲暗合仲冬大閱附會可笑且與下命有司毋起大衆之義相左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飭六軍之士心厲必死之志也疏曰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也朱子曰此三字無首尾蕭衍文也愚按此句文義未完宜朱子以爲衍文今考孟冬有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之文乃此月仲冬所行大閱之禮錯簡在彼而此句則因之

閱以戒軍士而使之爲國赴義也故今本先儒之意
而考論之如此
任氏啟運曰此因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佼仲秋養
衰老而言人而衰老則不徒養之而所謂大夫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者皆不可不預故訪
之也鄭謂誓戒軍士以戰陳當有必死之志非也聖
人足兵以衛民生也豈以必死驅民哉　又曰淮呂
唐皆無之朱子曰衍文姜移上章講武節屬此爲大
閱之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

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上聲又沮呂氏春秋作且唐月令無命之曰句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爲司徒掌邦土與民以之教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

朱子曰暢月謂陽久屈而得伸也

張氏虙曰黃鍾動而萬物潛起則天地之房其隱然萌動者原未嘗不暢非閉塞之令所得遏也命之名而曰暢豈苟乎哉

陳氏澔曰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故也

姚氏舜牧曰暢達也時月當閉而我暢之命之曰暢月與後命之曰逆同義見失時之甚也

萬氏斯大曰是月陽生故曰暢月陽方生而曰暢者扶陽之義之詞也不與上文連

姚氏際恆曰命之曰暢月根上文來皆反說也云如是之泄發則以閉藏之時而爲宣暢之月非宜也後人不察稱十一月爲暢月誤矣

姜氏兆錫曰土事猶言土功蓋謂凡掩蓋之物也起大衆亦指興作而言但此較諸事爲大耳以上下文推之可見固堅也而汝也猶其也此皆順閉藏之令

以安伏蟄之性沮泄猶言滲漏馬氏曰自內漸外曰沮自下達上曰泄暢猶充也承上文而言天地之固閉氣類猶凡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以干陰陽之令則諸蟄且死而民必疾疫喪亡相隨而見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爲暢月萬物皆當充實於內故也

周氏發曰仲冬命之曰暢月與上是謂發天地之房文義相承非謂萬物充實于內

方氏苞曰起大眾謂興師征伐之類大閱於境內行之且一日而罷不可云起

任氏啟運曰舊說暢猶充也言當充實于中愚謂暢

無實義充暢是條達於外其說非也　又曰沮呂唐
皆作且宜從之唐無命之曰句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
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黃氏榦曰周制內宰宮正宮伯皆士大夫爲之而又
統於冢宰凡嬪御奄寺皆在所統漢初中常侍大長
秋猶參用士人爲之東漢以後專用宦官而宮壼之
事大臣無復與知矣
郝氏敬曰周禮奄人之制最善卿大夫至庶人在官
者不下七萬有奇而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爲官長者

宮宰之制掌之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爲之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內宮之事毋有不禁儀不已重歎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此稱奄尹是直以奄爲尹內宰宮正之職移而屬之奄矣秦風首章末見君子寺人之令次章乃云既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欣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形矣貴戚近習毋不禁已開趙高秉政之漸君子見微知著可不謹哉

黃氏啟蒙曰宮令陰事故于盛陰之月命申之

姚氏際恒曰奄尹陳可大謂奄官之長是也鄭氏欲

强合周禮內宰掌治王之內政教以爲領率羣奄之官可不徐

姜氏兆錫曰奄者精氣奄藏之稱也奄尹主領奄豎之官周禮內宰掌奄寺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是也重門內外皆閉也省考也淫過也內宰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歲終稽其功事是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則嬖幸也　黄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宮正宮伯之屬皆士大夫爲之而又總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

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之
事大臣無復知矣
周氏發曰仲冬陽生甚微故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
謹房室必重閉者禁止嬪御毋得出入王所也省婦
事毋得淫者不使女子因緣婦事而出入也淫放也
貴戚近習亦禁止猶下文君子齊戒去聲色之意禁
盛陰乃可以養微陽也
方氏苞曰周官小宰治王之政令內宰中之宮中之
事無細大皆掌於外臣此則一歸於奄尹盖列國不
用周禮久矣故羣儒述所習見而不知其非耳秦變

周法自襄公立國之初已廢太僕羣僕之職並屬寺人始皇卒於沙邱受遺者惟丞相斯中車府令高則奄尹卽以宦者爲之必矣省察也

伍氏敵運曰奄尹得制貴戚近習已開執柄之漸趙高之禍萌矣後世可不鑒哉又奄尹唐作內宰閻蔡作闈

齊氏召南曰按註中以淫雖二字連文必誤雖字當連下讀今從別本改謂字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酋音擎齊

切字湛音沈又音尖 齊劑同貳音二弍通

高氏誘曰大酋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材六物秫稻麴蘖水火也

吳氏澄曰秫說文稷之黏者衆黍全黏曰秫而稻粱之黏者亦曰秫此稻既別出則秫乃黍稷粱之統名

黃氏啟蒙曰酒以供祭祀賓客其用為重故宜製造有法尤必監臨有人大酋作自下皆命辭六物以上欲備其法末二句又戒其失毋有字與六必字相應一正一反語差忒不中法程即不時不齊等類

姜氏兆錫曰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周禮所謂酒

人也秫稻酒材也湛漬也熾炊也必齊而栽以量必時而制以時必潔而形無污必香而氣無惡必良而浞完斷之迹必得而適生熟之宜以上六事皆大酋監之如法不致差忒也

周氏發曰秫稻一物即糯米吳草廬謂稻別出而秫乃黍稷粱之統名恐非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高氏誘曰以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

董氏師讓曰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沇水淵澤水所鍾井泉人所汲

仲冬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故祀之

陳氏澔曰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祈而祀之

黄氏啟蒙曰爲民祈祀欲來年有潤澤之利而無旱濫之害也

任氏啟運曰唐上有是月也祀昊天上帝于圜邱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高氏誘曰詰誅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導道者

高水謗曰無水曰藪有水曰澤野虞掌山澤之官不赦必罰之也

張氏虙曰上節游惰之民爲人所取上未嘗加問惡其游惰也此勤力之民爲人侵奪上爲之罪其人喜其勤力也上之示民好惡者如此

吳氏澄曰必教道之以非農人所素習故也

姜氏兆錫曰取之不詰惡其不謹罪之不赦懲其不公二者一以反用一以正用皆愛民之至也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命有司祭馬步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

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耆齊同

張氏慮曰夏之日至陰方來而與陽遇冬之日至陽方來而與陰遇未止其所故爭夫天地造化陰陽消息自然之運何嘗有爭其爭以人度之耳昆蟲草木生於春夏者死於秋冬顯然可見故曰生死分若自死而生則起於萌芽之微初無可見之迹故惟言諸生蕩而已然此論時令則然若君子所以治身其至誠滌慮退藏於密固無分於冬夏而身不止毋躁且欲寧爲於聲色不但止之而且去之耆欲不但節之

而且禁之外養其形內養其性其一歸於靜者更重於夏日至之時也月令一篇聖人所以順陰陽之序相天地之宜上爲國家計下爲生民計無遺憾矣未見修身養心之要至此然後知聖人齋戒之誠入於至靜而無閒修身養心之要誠不苟也

徐氏師曾曰視仲夏尤謹者養陽尤重於養陰也

彭氏廉夫曰夜漏六十五刻晝漏三十五刻是日短之至

陳氏澔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仲夏之陰猶微陽未至於甚傷此時之陰猶雖微陽當在於善

保故也

黄氏啟蒙曰陰生于午而終于子日短極則陰衰陰衰則陽生陽生則萬物之生機復萌動故曰諸生蕩又曰與仲夏意同惟末句與前少異前是重微陰邊此主扶陽邊身欲寧項掩身來寧身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嗜欲然不止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待陰陽之所定而不至于爭也身欲寧事欲靜從齋戒說起惟此心齊一而不亂戒徹而不忘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洗心退藏于密是齋戒之極至處形與性本不相離汩没于聲色嗜欲則形

勞而性裂如之何其得安事字該得極廣說仲夏無刑何即以事指刑罰甚拘勿從可也

姜氏兆錫曰短至日短已極也陰陽爭見仲夏蕩動也謂萬物之生機動也齋戒以下與仲夏亦畧同但彼言止聲色而此直言去彼言節嗜欲而此嚴言禁者蓋仲夏陰初生則盛陽未甚傷至此陰極盛則微陽當善保也

周氏發曰諸生蕩者諸春生之物皆蕩然無一存也君子觀舊陽之蕩盡睹新陽之復生能無齋戒乎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結呂氏春秋作紓

高氏誘曰荔馬荔一名鐵掃箒根可爲刷　又曰挺出挺然而出也

熊氏安生云鹿是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蓋鹿情淫而遊山角解從陽退也麋情淫而游澤角解從陰退也時有早晚故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俱隕麋角

張氏虙曰蚯蚓在穴氣動則交

陸氏奎勳曰高誘註呂氏春秋荔草挺出可以正鄭註之譌周書時訓解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夫惟僞書故多謬舛

姜氏兆錫曰此又記子月之候說見仲春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蔡氏謂首下向陽動則死而上也麋鹿之大者熊氏謂鹿是山獸爲陽故夏至得陰而解角麋是澤獸爲陰故冬至得陽而解角也動者亦陽動而水泉滋也

周氏發曰蚯蚓結以寒而結句當在地始坼之下與芸始生四句不類昔人皆以氣動而交其結未解爲說太曲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高氏誘曰竹木調剛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

張氏虙曰箭又竹之小者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分大曰竹小曰箭成容若明其爲一物以駁陳故是然又以竹箭爲竹之可爲箭者非也竹箭謂竹之細美而銳者故爾雅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也皆非謂竹之可爲箭也且古名矢亦不名箭自劉熙釋名始曰矢亦謂之箭則箭其實俗稱耳取竹箭者以爲諸器物之用亦不專爲作矢也

姜氏兆錫曰陰已盛則材堅成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陳氏澔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時宜而造皆取一時之便至此休息之時故皆可罷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高氏誘曰闕門闕也於周爲象魏皆塗塞之使堅牢也

張氏虙曰月令自入秋來凡所動作施爲無非示收藏之義至冬又從而閉藏矣今於仲冬之末反覆之總括之以一陽既生物皆潛萌氣不可少泄正易所謂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者惟持養之深則其銳無挫保護之堅則其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

地之發達也

吳氏澄曰門各家廟寢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闕廷畚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埏埴以塞其罅隙皆塗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氛音分雨去聲又淮南子下有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

高氏誘曰夏火炎上故國旱淸濁相干故氛霧夏氣發泄故雷動聲秋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蟲食穀心曰螟春木生蟲故

也陽氣炕燥故水泉竭水木相干不和故多疥癘

陳氏澔曰行夏令爲午火之氣所乘行秋令爲酉金之氣所淫行春令爲卯木之氣所泄也

姜氏兆錫曰火燥而旱火蒸而氛霧陰不能固陽而雷發也雨雪雜下曰汁方氏曰瓜瓠不成柔脆爲金傷也於孟冬言小兵仲冬言大兵氣有淺深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都尉其樹棗

齊氏召南曰此及仲夏鄭皆科紀之違瓠瓜誤倒作瓜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日在婺女淮南作招搖指丑

高氏誘曰婺北方宿越之分野案說見仲冬

姜氏兆錫曰季冬夏正建丑之月女在子玄枵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丑唐作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今小寒日在斗廿二大寒斗七

爾雅曰十二月為涂元枵之次丑與子合也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勻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國語曰元閒大呂助生物也

班氏固曰呂拒也陽始欲出陰旅抑拒難之也

高氏誘曰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此去陰卽
陽助其成功故大之曰大呂也

韋氏昭曰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陰
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閒不名其初臣歸功於
君之義也

朱子曰大呂管長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王氏喬桂曰大呂長四寸五分由黃鍾益六分陽尚
微也

姜氏兆錫曰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有四

任氏啟運曰呂之爲義一曰助也一曰拒也兩義相反而實相因蓋天下之理有陽不能無陰有男不能無女有君子不能無小人陽得其道則順而助陽者陰陽失其道則逆而拒陽者亦陰蓋陰之性柔而善下陽見其下己則縱之而不爲備愛其順己更暱之而假以權彼竊其權而乘其所不備則陽方樂其侶已而不知忽變而拒己矣古今賢奸勝負之機家國興亡之故莫不如此吁可畏也哉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音向雊音豆夏小正作雉震呴雞桴粥在正月呂氏春秋作乳雉雊淮南子作雞呼卵

高氏誘曰鴈在彭蠡之澤是月北鄉將歸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故始巢乳雉雊乳卵也

孔氏穎達曰易說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視此為遲詩緯推度災復之日鵲始巢視此為早易通卦驗小寒虎始交立春雉雊雞乳亦視此為遲皆以氣有早晚不同也

黃氏震曰鴈此月方北鄉後月乃歸

彭氏廉夫曰鴈為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

向北夏至日已北至故運而向南鵲營巢門知避方
此時冬將告終春將更始又識時而知營構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作乳雉雊
姜氏兆錫曰此記丑月之候鵲亦鳥名雊鳴乳育也
按此下脫征鳥厲疾句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作雉震呴雞桴粥在正月呂作
乳雉雊淮作雞呼卵鵲一作雀征鳥舊錯寒氣下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張氏虙曰此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玄堂右个謂北堂之東偏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命將講武教田獵蜡百神於南

郊爲來歲祈福于天宗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磔作百反

盧氏植曰大難所以逐衰而迎新也

高氏誘曰大難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前一日

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旁磔犬羊於四方出土牛

令鄉縣立春節出勸耕送土牛於東門外是也

張氏虙曰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

外丑地以送大寒又于立春之日立青旛施土牛耕

人於門外以示兆民後世惟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案此言其常耳若立春於季冬則亦季冬出之矣

姚氏際恆曰陳用之曰土勝水牛善畊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按此取月建丑及土勝水之義故曰無取寒氣牛善耕意在內

姜氏兆錫曰季春惟國儺仲秋惟天子儺此則下及鄉人而大儺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禳不但如季春九門磔禳而已出土牛謂月建丑爲牛又土能制水之陰氣故特作以出之蓋此時强陰旣盛若不去陰邪恐來歲滋爲厲害故磔牲出牛以畢送寒

氣也

任氏啟運曰此之出土牛以送寒氣迎春之立土牛以兆農祥兩時兩事宋明諸儒合爲一事殊誤

征鳥厲疾夏小正有鳴弋玄駒賁

高氏誘曰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

張氏虙曰征鳥過鳥爲寒所逼行於空中皆猛厲迅疾也

姜氏兆錫曰句錯簡當在記候節征鳥謂鷹隼之屬善征擊也厲猛疾速也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有鳴弋元駒賁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高氏誘曰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益稷之屬皆是也

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凡祀典諸神畢祀之

也

黄氏震曰天曰神地曰祇此總言之地亦統於天也

黄氏啟蒙曰此季冬歲終徧舉報成之禮畢字貫下

三項是徧舉意亦停頓意言向所未祭者于此而祭

之則無不祭之神而祭于是已矣山川有生物之功

大臣贊相於四方神祇調爕于一歲歲終功畢故徧

舉羣祀以報其功也

姜氏兆錫曰山川之祀地祇也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人鬼也天之神祇天神也亦言祇者便文耳舊註孟冬已祈天宗此天神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與

周氏發曰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言此月凡祀典之當修者已畢非謂此月可祀諸神

李氏光坡曰此三祀攷周禮各有其方因方而祀各有其時此言季冬乃畢祀則秦禮也畢徧舉也

任氏啟運曰呂天下有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張氏虙曰冬月魚性定故充肥

陳氏澔曰獵而親殺爲奉祭也漁而親往爲奉先也

姚氏際恒曰嘗魚必先薦寢廟而後嘗也

姜氏兆錫曰親往爲薦先也猶獵而親殺之意也

任氏啟運曰夏不漁魚方孕也秋不漁魚未成也而

周禮鼈人有秋獻鼈魚之文則魚之附土與龜鼈同

類故以稓得之耳觀統名互物可知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腹呂氏春秋作複或作複

高氏誘曰復凍重累也入入淩室也詩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

張氏虙曰盛無處不冰也腹堅言其堅達於水之腹也

蘇氏軾曰十二月陽氣蘊伏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陽始用事則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必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無不受冰皆以節陽氣之盛

胡氏安國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爕調之一事非專恃此爲治也

黄氏啟蒙曰上節陰事之終所以爲喪事之備下節陽事之始所以爲東作之備

姜氏兆錫曰冰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腹堅可藏故命取冰以入之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高氏誘曰出之於窌簡擇之也計會也耦合也

姜氏兆錫曰五種謂五穀之種田器謂凡耒耜以外田器也令農官告民出種以檢料之又命計耦耕之事以糾約之修具諸器以豫備之凡以東作將始也

方氏苞曰此秦所未盡變之周制也周官里宰以歲

時合耦於耡蓋以其井之家或有疾病死亡耦非更合力不可齊故歲合之又以時合之秦法惟於歲終一命農夫而無官司以董之則是時鄰遂之法已久變矣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張氏虙曰季春大合樂固有吹矣樂以導和此大合吹而罷所以畢一歲之事也

朱氏申曰以樂成於其終也

黃氏啟蒙曰天子歲終合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故命樂師大合樂以吹之所以綴恩也

然行之有節必頓停一歲至後年季冬而復舉故曰
罷此間年而行恩之節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
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
君子說小人樂今按月令不言飲酒之事王居明堂
禮不言作樂之事如何合得來鄭之牽合類如此
姜氏兆錫曰疏曰自今至後年季冬復如此中間一
年停頓故曰罷
陸氏奎勳曰罷者燕禮之終也非如鄭氏間年後用
之說

周氏發曰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罷弟子出學也與孟春季春季秋言入學對

任氏啟運曰按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是飲徧于國也君之大飲必有之但本文未見其爲大飲耳又世子記言族食世降一等孔云閒一年尋指親疏者歟抑國民如此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

高氏誘曰薪燎聚薪與柴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烟氣

董氏鼎曰周禮有燔柴槱燎之祭故收以待用

張氏虙曰季夏已命四監收秩芻以養犧牲至此又
命收秩薪柴以供燔燎

姜氏兆錫曰大曰薪小曰柴薪燎總謂炊爨及燔燎
之用也餘見季夏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幾音祈

高氏誘曰次宿也月遇日相合爲紀夏數得天故於
是月言幾終將更始于正月也

黃氏啟蒙曰日以所舍之神言故曰次月以會日之
處言故曰紀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數將盡而未

盡故曰幾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　又曰日月既窮星辰既回則數將幾終矣吾見日月將會于營室參尾將終于南方而歲且更始也蓋惟天象復其故處故歲數相爲終始言此以見天道更始于上人事豈可不更新于下凡今歲之當仍當革宜一一更定以待歲始看有提醒君心之意　又曰歲且更始則東作可與故當專一農功不可他役

姚氏際恒曰此節皆協韻或分歲且更始三句別爲一節或分專而農民二句別爲一節者皆非

姜氏兆錫曰窮盡也次謂日行於天之次紀謂日與

月會之紀同復也日窮於次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每日行一周天而又過一度至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恰行過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其次盡也月窮於紀者分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十二舍每月而日與月會於一舍至一歲十二月恰會過十二舍則其紀盡也星同於天者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亦每日行一周天而過一度至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二十八宿恰歸其故度則其天復也將幾猶將近也且將也以節氣言則每歲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恰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爲

氣盈以月朔言則每年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未滿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爲朔虛此於歲數不爲正始正終故云將終將始也專壹而汝也承上而言又君當壹汝農民毋得役使以妨始穀也按韻七句當合爲一節且上五句言候必得末二句乃言令也舊以末二句別爲一節非

方氏苞曰農民不惟三時勤動卽孟冬尙坏城郭完要塞蹊徑公旬三日必於是給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則卒伍必預習焉古之卒伍卽農民也仲冬取蔬食田獵禽獸伐木取竹箭塗闕廷門閭築囹圄舍

農民無使也惟季冬歲宴公私之事皆畢可以休其餘閒爲父母妻子兄弟族姻閭黨之歡故不得復有所使所以體其情弛其力而蓄之以勤東作也古者四民之中士與商賈自宿其業而無役于公家百工皆作霜始降則休之使自得營其私惟弓人寒定體冰析灂事極輕簡日力無多惟農則必待歲之將終而役得暫息焉是以先王畏敬戚農以其爲四民之根柢萬事所總會也可不戚哉可不敬且畏哉

任氏啟運曰日因日日之出沒月因月之晦朔節氣因天之一周故必自立春至立冬得三百六十五日三

時而後爲一歲之正數而月之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積十二會止三百五十四日耳一年餘十一日三時兩年餘二十二日六時上古簡易但隨時修改唐堯始制閏法然亦總在歲終左傳所謂歸餘于終也漢劉歆三統歷立積年日法于是閏法始詳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論時令必先飭國典者時之所宜雖不同要無一

不出於國典也

彭氏廉夫曰國典之宜飭正者天子與臣下其飭之時令之當酌論者天子與臣下其論之於今歲之末豫待來歲之宜易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

湯氏三才曰以此始以此終王者慎始敬終之心直與天地之元氣流行四時而不息矣

黃氏啟蒙曰天子體元公卿大夫調元故相與其謀來歲之政國典國所行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飭者整齊而飭正之時令四時當行之令如宣洩閉藏論者比次而敬授之所以然者蓋以歲既更始事亦異

宜故典之輕重雖有常而時勢推移變也惟先飭之則使來歲國典體常盡變各得其理雖變猶不變也令之先後雖有序而氣節有早晚差也惟先論之則使來歲時命推行有漸因時制宜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先事協謀以豫防斯來歲之政所由善也

姜氏兆錫曰猶周官歲終之政令也朱子曰國典有常飭之以御其變時令有序論之以審其差盡歲將更始事亦異宜故以待之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

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高氏誘曰諸侯異姓者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其之宰於周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衆故命之咸皆獻致也

吳氏澄曰歷土田之數謂校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數之多少

黄氏震曰謂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於擾也哉

黄氏啟蒙曰此皆豫備來歲之祭首節外姓之臣供外祭也二節內姓之臣供內祭也三節羣衆供羣祀也末節在上三節見出作結論總之以民者自天子而下由異姓諸侯至庶民皆民也

姜氏兆錫曰列謂大國次國小國之列故次而賦之此通指諸侯而言也芻豢亦指犧牲而言變文也此專指同姓諸侯而言也歷亦次也宰長百官故次其數此自卿以下而言也供力凡民事也言自諸侯以至庶民賦牲與供力如此者以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方氏苞曰周官九式之用待以九賦農夫自合作公田及公旬三日而外百役不與焉所以養生送死綽有餘地而寬然自樂其生也古惟社事民咸與焉然用其力而不斂其財索法乃歷鄉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又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之其於民悉矣不韋作月令田賦徵輸之法無一見焉獨因祭祀而附見者其科條煩細若此足徵其取民之術多端而不勝其擾矣又收池澤之賦并及水泉則知依山濱河通流之地田賦之外別以水泉之賦故曰秦人收大

半之賦蓋總計歲收私家衣食之數尚不及所入于
公之半也

齊氏召南曰秦既并天下雖帝子弟並爲匹夫而封
建之制以壞則李斯等之謀也當不韋時其意猶欲
倣放前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淮南子下有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高氏誘曰金氣白故白露冬降金爲兵革故四境之
民入城郭以自保春溫仁也與寒氣不和故胎夭傷

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釋而消釋皆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陳氏澔曰行秋令爲戌土之氣所應行春令爲辰土之氣所應行夏令爲未土之氣所應

彭氏廉夫曰月令本不足所擬議制作而不及施行其書不過以賞刑生殺啟閉出納內外象天之春秋生殺開闔慘舒而以禮樂祭祀隨宜參錯其間泛而讀之似有得於聖人對時育物裁成輔相之道而聖人所爲修齊治平之要了無所得七月以後大抵與上半年逐月相配如孟春毋置城郭則孟秋命補城

郭仲春養幼少則仲秋養衰老仲春不可以內則仲秋無不務內仲夏門閭毋閉則仲冬毋發室屋季夏收秩芻則季冬收秩薪柴餘事亦多如此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獄其樹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終